



豈好辯

全

□ 13
3044



口 13
3044



和忍字
釋釋

刊于玉
峯書堂

豈好辨序

正邪之相反也猶人獸之殊倫也今夫以人奉獸雖兒女子知其不可而廢正從邪則人或不知其不可惑之甚也近世夷教之熾殆周乎宇內矣蓋其黠智詭辯能唱似是之非動亂真理而巧藝機器又足藉以悅貪夫而駭愚者是以其說易惑而難醒其



毒易漸而難拔宜其浸淫滋蔓以周
乎宇內也獨我祖宗明燭其奸設
之嚴禁以痛絕之爾來明良相承
確守成法二百餘年然洋夷之欲窺
覷我隙以嫁其邪教者未嘗一日而
止於是有志之士憂之竊有所論辨
如水戶懋齋會澤先生新論草偃和
言迪彝等諸篇是也然其書各有所

斥不專辨邪教近獲豈好辨一卷讀
之蓋明清人所撰而先生加之訂正
者也其輔正排邪剖析精微剴切詳
明不遺餘力蓋先生著作得此書其
旨始備矣今新論諸篇皆既刊布此
可獨欠乎素因不自揆上之梓以廣
其傳古人有言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此書之行人皆知正邪之分而不惑

洋夷蠱誘之說則其裨 國家之政
教而益於世道人心其功豈陞管蒯
云乎哉安政歲次丁巳冬日楊園竹
內安素子行識



豈好辯哉則也主審則也派審則也夫不
何有之問曰世所謂道者固不一端然人
有彼己人各是己而非彼正其己之所道
而邪彼之所道人之視吾猶吾之視人則
其所道者吾未知其孰邪正也今海外教
法有回回法有天竺法有西洋法就而聽
其說彼未必非我未必是敢問其邪正何
以判然主人曰子見天地乎曰見曰道者

天地之道舉目見天地道可知而已曰然則其狀何如曰天尊地卑者陽統陰也道亦以陽統陰者為正而已曰敢問陽統陰者其為道何如曰陽為明為晝陰為暗為夜天也者日月星辰繫之以明照暗以晝兼夜日光所贏晝常長於夜春秋二分晝夜四十五刻而星月之生光亦受明於太陽而照夜皆陽統陰也生者陽也死者陰也天下

人民雖生死相半而以大數乘除之生齒常多於死者人文日闕而日進於明其情好生而惡死喜明而不喜暗是人道亦以陽統陰也聖人以生生為道生道也人道也其教皆人倫所日用常行至易至簡正大光明用之廟堂施之邦國無所之而非憲憲合德赫赫乎其如日月之當天者是明道也晝道也以明照暗以陽統陰是天

道也。蠻夷者以寂滅立道，嚇全以身後禍福，死道也。索隱行怪，外人道而爲教，所謂過去未來者，人未嘗身到目見者，皆臆度意想，巧言繁辭，務誑誘婦女，引之密室，招之暗處，有如狐狸晝伏夜行者之狀，暗道也。夜道也。主死而客生，用暗而蔽明，是以陰統陽，豈天道也乎？則其明暗邪正之相反，如冰炭，不待多言也。故聖人之道，昭明較

著，因天造地設之自然，而莫待於臆度意想，造作假託，子求之於其自然，與矯僞，其邪正將自明矣。又而未來者，亦必自然。何曰？衆生必死，中國以生生爲道者，未必自然，海外以寂滅立言者，未必不自然也。曰：道者生者之所行，生者而行生者之道，認其生以爲道，固其自然，不待費辨解也。故聖人首言生養，而夷則專言寂滅，聖人

豈女齋
務勸勉而夷事恐嚇，聖人使民懽欣和樂，夷使民蹙縮哀號，聖人使民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夷使民悔罪乞憐而不敢爲非，故聖人之道沛然日進於明，其治駸駸乎有生意，夷之道歉然日退入於暗，其氣象索然以就剝落，子反而求諸子心，生養之與寂滅、勸勉之與恐嚇、懽欣和樂之與蹙縮、哀號、徙善遠罪不自知、與悔過乞憐不敢

爲非於子心孰安，其日進而有生意，與日退就剝落於政治孰宜，且其爲地形，東方者朝陽之所發，西土者夕景之所沒，地之向朝陽者其氣多陽，其人靈明，故其道光明，地之逐夕景者其氣多陰，其人深刻，故其道幽晦，今於子之心，喜陽乎，喜陰乎，喜朝乎，夕乎，喜明乎，晦乎，子必自知之，何曰，西人亦知人情好富貴惡貧賤趨生

避死喜福畏禍故誘人以我能富貴之生
之福之則亦似未可一概目以爲死道也
曰聖人之教人所以匡直輔翼之者不一
而足若其欲富人則有祿秩貴之則有爵
位生之福之則建皇極以敷錫五福其事
明明了了莫待於詭說以禍福也畏天敬
神者人情之所固有故郊社禘嘗以報本
反始有祈年有雩禋有蜡有臘四望山川

羣神百祀莫不盡舉其所以爲民禱福禳
災者莫不盡備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人
人自安不知異物若其非王制所頒祀典
所載而有私執左道此謂造言亂民刀鋸
隨之今夷之所謂富貴之生之福之者外
王制而專聽於神捨其天地日月觀師雨
師社稷山川宗廟五祀其義明明可見生
民不可以一日廢者而特敬禮其審判死

後禍福其理隱怪生民不可得知者其事皆非生民之用外王制而私自祈福足以教僥倖其啗以貨利足以長貪心貪而僥倖將何所不至也且其道既主於身後其或言生前禍福者特其方便耳何補於其爲死道譬之盜跖仁義非不仁義而用以濟其惡何補於其爲惡人則其假生道以歸於死道是亦爲死道而已

何曰中國所尊奉曰天帝西人亦尊奉天主其實不相近乎曰其名則似其實則相反也聖人之道因其自然而求其故夫民物生生者天地之自然也既生之則欲其治平是即其天意是以有君師而治之代天工耳既代之矣不得不報焉報焉者報其生物之德也是以有祭祀之禮而致其誠敬皆因其自然而節文之不待造作假

豈好籍
託生者而報生物之德，其義明明，雖衆人亦可思而得見而知，非一家之言，而天下皆知之，天下之公道也。西夷所謂天主者，夷輩所名，本出意想，其私言也。故以萬物爲胡神所造，嚇スレ以身後禍福，其歸不過使人專心敬胡神，其說天地之初，言身後之狀，鄙俚猥瑣，如躬到其地而親見之者，夫誰見之，而誰傳之，天地之間，豈有是理哉。

乃言有六千年之史書而知之，今假使史書悉存，而其說淺陋，誕漫不經，不可以爲訓，且其說又云，中世有大洪水，世無一物存者，則將惡，得有史書具存也，此皆設詭說，以售其言，徒使耳食者聞而信之，若就天下事物而審之，則茫乎如捕風，本諸身，徵諸庶民，不見所以然之實，所謂審判死後禍福者，使生者聞之，其義不可思而得。

其實不可見而知、天下之所不得知、而說者獨知之、一人之私說也、則是其言皆出於造作假託、特有其言、而無可見之實、使民舍所見而信所聞、則其欺罔誑誣、將何所不至也、是其名相近、而其實相遠者、皆由其自然與造設、而以致相背馳也、何曰、西人說天主、其實不可見、然亦所以導民使不爲惡、大有益於世道也、曰、聖人

尚信義、示民以不欺、教之以的實、可見者、匡直輔翼、而民自得之、其道明了、不待他求、而復何待、造作假託、喋喋鼓舌、提耳、恐嚇スレ黃婆罷老乎、且人性善、先賢論之詳、而西夷說人、以上世餘罪者、以性爲惡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語曰、攻異端是害也已、正謂此也、何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其詳可得聞

豈如篇
乎曰性善性惡之辨與其所害於政者前
賢論之既備矣今夷輩不知生生之爲道
使天地間氣象日就剝落前亦粗言之且
其所謂敬天者媚天以徼幸亂倫理以誣
天道其於政何得無害也曰敢問所以亂
倫理者曰天叙有典聖人勅五典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人之所必不能免
此天造之自然也而夷於彝倫無一不斲

者以其造作假託爲之說也曰然則其所
以亂君臣之義者何如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師君師代天工以治民而教之天下臣
民敬事其君即所以敬事天以天與君爲
一其本也夷則謂胡神爲大君以其君
爲小君是其君有二二其本也而其弊必
至知有胡神而不知有君故西荒諸國篡
弑逆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而君臣之大

倫以敦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孝子事親如事天。所以率天性。率天性者。即所以敬天。一其本也。夷則指胡神爲大父。謂其父爲小父。其父有二。二其本也。而其弊必至。知有胡神而不知有父。故其國弑父者有之。以其法堂弟子嗣王位。不知其姓。既易者有之。而父子之大倫以敦矣。一君二民者。陰陽之常。故陽爻一畫。而陰爻兩畫。一夫

而有妻。有妾。貴者妾媵愈衆。所以順陰陽之道。而廣繼嗣。廣繼嗣所以重祖先之後。祖先之後重。而非類之覬覦。自絕矣。夷則必禁二色。雖王公不得畜妾媵。重一婦而遺祖先。以至於自絕繼嗣。使祖先之胤終天不復屬。故其國動絕繼嗣。以致爭亂塗炭。生靈者不可勝數。夫婦可謂敦矣。仁人雖汎愛。而友于兄弟。以施於有政。老我老。

以及人老、幼我幼、以及人幼、舉斯心加諸彼、其本非二、夷則亡論親疎、長幼一視、以爲友、齊疎於親、同卑於尊者、僞也、其弊必至於有視兄弟如路人、待尊長如卑幼者、長幼可謂斃矣、友者情好相得、恩意相通、其相信如一身者也、若其汎愛衆者、亦推斯心己所親者仁、而推以愛衆、其本亦一也、夷則亡論賢愚、一視以爲友、雖其情好

相殊、恩意不通者、亦指而謂之友、物之不齊、物之情而強齊、其不齊者僞也、其弊必至於雷同詭隨、以面相接、而不以心相交、甚者則雖奸賊無行之民、猶且救護振濟、相稱以爲仁、朋友可謂斃矣、夫敬治己者、愛生己者、陽一而陰二、長長而幼幼、信其同道者、皆人情之實、而天性之自然、故謂之天叙也、盡其實、率其性、皆因其天叙、而

不容造作假託與天一者也。今夷湮沒其實，戕賊其性，唯隱是索，唯怪是行，彝倫之攸斁，其害於事與政者，亦可見而已。

何曰：邪說之害，既得聽矣，敢問正道如此其微，而邪說如此其熾者，何也？曰：夷無他伎倆，然其能鼓其說，以蠱惑愚夫愚婦者，竊聖人之權，而乘易行之勢也。曰：何謂竊聖人之權？曰：凡人情莫不敬畏天威，而聖

人敬天，其事天如事親，以其祖配天，事祖亦如事天，有其禮，有其樂，所以使民由之之具，可謂備矣。是以民以敬畏天威之心，而尊奉帝王，帝王與天一，而以嘔煦覆育萬姓，是聖人經世治民之大權也。而夷輩設一胡神，以眩惑愚民，故亦能使民以敬天之心，而敬其為君師者，其說雖臆度假設，非自然而亦足以竊聖人之權也。曰：然

則聖人亦恃權勢以馭其民耶曰聖人之
道天造之自然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
故事上帝祀其先人情之所必不能已因
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而以導之故聖人知
敬天而不知用以要權然其權自存焉後
世不知敬天亦不知其權有所存雖口稱
敬天而言與事相離敬天者非其實也是
以民心渙散不可得收焉而夷則雖不知

敬天之實而知用敬天之名以要其權亦
能鼓敬天之說媚天以徼幸其實雖非所
以敬天而亦以敬天爲號故使民視己猶
天是以聖人之大權久既爲妖夷之有彼
既竊其權安得不併民與地而盡竊之也
是以六合之內爲彼所誑誘者如此其衆
亦不足怪也

何曰聖人所以盡敬天之實與夷輩所以

豈女籍
鼓敬天之說，可得聞乎？曰：聖人事天，所以治民，治民所以事天，天人一致，其敬天之心，與天下同之。事天有祭祀，治民有禮樂，禮樂者所以文其敬，故其齊戒沐浴，正衣冠，整容體，陳鼎俎，奉粢盛，出入陟降，坐作拜跪之間，肅敬之心，油然而生，大呂之歌，雲門之舞，鐘鼓管籥，翕然合作，莊嚴清靜之地，而其聲音之洋洋，盈於耳，感於心，有

如雷出地，奮之象者，故其形於儀容，播於金石，而隱然得於身，喻於心，深於鼓舌，提耳者，禮樂之妙用也。於是羣后德讓，多士駿奔，庶民顯然而化，四海共其職，天下一心，以致誠敬，是所以盡敬天之實也。今夷之事胡神，瞻禮祝呪，進退起伏，其形於動作者，亦足使愚夫愚婦生敬仰之心，念誦呼號，振鐃擊鑼，其發於聲音者，亦足使民

濫於耳感於心而乘其生畏敬之心以鼓
鄙猥竒怪之說足以蠱民心故夷之事天
與聖人之事天雖其意相背馳而其所施
爲之事稍相近似故亦足竊聖人禮樂之
微權也曰後世帝王非不祀天亦皆有禮
樂而存何獨古聖人爲盡敬天之實乎曰
後世事與言相支離其言敬天者不過論
空理事天者特備儀容不能與天下同其

誠敬聖人代天工治天職動靜云爲莫不
與天一故其敬天之實與天下同之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上有是意施及庶民
郊之祭喪者不敢哭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舉此一端其敬天慎祀所以使民由之而
與民偕之所稱殷禮不獨行於朝廷以爲
京邑美觀者亦可見也西夷雖左道而其
事胡神亦能與衆偕之是其所以能逞其

志也。今我有大道而不能行之，使夷獨得行其說，亦可羞也。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以下不得祭，夷則雖庶人得祭。天主若論與民偕，則夷不却勝於聖人乎？曰：天地之道，貴賤尊卑各有常分，尊貴而為卑賤之事，謂之瀆；卑賤而為尊貴之事，謂之僭。僭與瀆，亂之本也。故上下各守其分，為其所當為者，從天地之道也。且夷無貴賤，各

自祭天者，人心分，誠精散。天子祭天，而諸侯以下同助之者，一君為之，眾民仰之，所仰一而人心合，誠精萃焉。散者如鳥合之眾，眾各為之，而其力分；萃者如節制之兵，有所管轄，而其力專。如舉大木，眾人各自用力，雖勞不能動之；一人號令，眾力一齊，不勞而能舉之。齊不齊之勢異也。故聖人萃億兆之誠而一之，其於感格鬼神也專。

而天豈不享之哉。何曰、何謂乘易行之勢、曰、嗜利懷惠、愚民之常情也、而夷餌以金帛珍異、啗以賑窮恤貧、以釣其仁聞、且世俗賤心而貴耳、好奇而畏怪、道備於己而不知反求、聞新奇之說而不能講其是非、譬如徒嗜異味而不知嘉穀之不可以一日無也、一聞冥福陰禍之語、茫然自失、惴惴乎如將墜深淵、

駭兒稚女、闇夜畏鬼者、以目無見也、愚夫愚婦於道義、懵然無見、嚇之以鬼、能莫畏乎、故其誑惑民、必先誘引婦女、先其最愚無見者也、且浮屠之行、千有餘年、天堂地獄之說、入於民既久而夷、因以鼓其說、民之好奇而畏怪、安得不相率受之、羈銜乎、是其勢之易行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有巫祝之官、使民心有所恃而不眩於異言、有

造言亂民之刑、使教化有所閑而不亂於左道、宮中則有女祝而掌內禱祠之事、有闈人而禁竒服怪民、其於所以蠱惑婦女者、禁防尤謹、觀聖人所戒、則亦可以見妖夷之肺肝、彼而肆其所欲爲、邪說之熾、亦何足怪也。

何曰、邪說所以熾盛、既得聽之、然彼夷而自道其道、於我中國固無加損、措之度外、

不亦可乎、曰、彼若果自道其道而止、則措之固無加損矣、今夷之爲說、謂必使萬國悉奉其法、乃造物主之意、欲以此易宇內、今其說既遍宇內、其未變於彼者、彼所謂四大洲之中、僅有中國及近旁一兩國耳、是其勢非以夷變夏、盡大地所在悉臣之、則不已、如之何其得不痛拒絕之乎、夷嘗以妖法入日本、入則被殺、故夷膽落相謂

豈如辨
曰、日本人有二眼、其邊民汗夷法者、嚴設
禁防、使悉出其黨出者、使之足蹈耶蘇像、
不蹈者殺之、故夷通船者、亦怕其不免望
崎山而股栗、其剛斷明決、威震海外者、如
是、夫見夷之膽落股栗、則彼其所以禍人
國家之情、亦可知也、今若不能絕微杜漸、
如日本、則異日必至以夷變夏、將安得措
之度外也、且夫夷之狡黠、變詐無窮、今假

令殲滅驅除、無有餘燼、而彼又易其形變
其名、以潛行其說、以煽惑我民、亦有非法
禁之所能詰者、其可變者名也、不可變者
實也、故如其名、可變為白蓮、可為無為等、
諸法、或因佛而入、或竊儒而入、其名雖殊、
而無不可暗寓其意、行其實者、巧詐百端、
匿形更名、心心相承、口耳相傳、其言潛行
於民心、亦有不可獨特法禁以止之者、欲

殲滅驅除之、亦不得不講善後之計也。何曰善後之計、可得聞乎、曰、醫之療疾、有治內、有攻外、二者並行兼施、不可偏廢、政刑禁令、以防其事、所以攻其外也、禮樂教化、以導其心、所以治其內也、凡其崇薨廣宇、撞鐘擊鑼、稠人廣衆、連結成黨者、其形可見、政刑禁令、防之而有餘也、闇堂密室、夜聚曉散、心心相傳、神符默契、以相浸淫、

漸漬者、無形之可見、而非法制之所得禁止、故欲禁無形之邪、自非禮樂教化沛然有深入民心、則我未見其能治內而有餘也、曰、禮樂教化、儒者之熟套、然三代以後、未有用以化民心者、今欲用以禁無形之邪、豈不迂乎、曰、古者合治教爲一、後世分治教爲二、且其所謂禮樂者、非空理死論、則皆虛文末節、何足以固民心也、天叙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悖其親義別序信
因其天叙而自其天秩禮之實也典悖禮
庸凡事皆得其當物皆樂其羣樂之實也
禮樂之實出於天聖人敬天其制治施教
莫非所以奉天奉天以臨其民明其爲天
吏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孝子愛親生則養
之死則祭之奉遺體以合其族雖百世不
忘所以長父子之恩也先王動民以實而

不引以言郊社禘嘗事上帝祀乎其先天
與祖一而民視帝王與天無異民以敬天
之心而敬帝王帝王之命即天之命而民
聽無他於是禮以致其敬樂以致其和禮
樂之極致足感格人神是以禮樂教化入
於民深矣語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謂此也是以天人
一而民心不散雖有妖法異教而庶民不

眩是所以拒左道之大本也，不然則區區恃儀文度數空談閑議而欲以化民成俗，將安能禁其神奸之潛行於民心者乎？何曰禮樂教化固善後之要務，然夷亦竊聖人之權而乘易行之勢，民相率眩於夷法，民之所趨向恐難遽變也。曰新奇怪僻固衆人所喜，然人不能一日離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則道之着實平正者亦不

可以一日離人，雖或嗜異味而亦不能廢嘉穀，雖或陷邪說而亦不能離正道，正道日行於人而人不自覺，其所常行皆其近於人者，唯其不思而以遠於人者爲可信，故其所行則事君、養父、御臣、育子、夫婦居室、兄弟朋友相接之事，而其所信厭離穢土、棄見今而思未來，所信非所行，所行非所信，其業則宦學、耕獲、織紝、陶冶、貿易而

豈女辨
所相勸戒者、則念誦瞻禮、會聚供養、以費
日力、靡資財、無關於官學耕獲、織紝陶冶、
貿易之事、叙我五倫、制我職業、辨我爭訟、
除我患害、弭寇盜、禁暴亂者、君也、生我鞠
我、拊我畜我、長育顧復、出入腹我者、父母
也、而所欲報之德、則胡神也、不報於其所
被澤浴德之君父、而報於殊方絕域所造
設名號者、是皆捨其蹈履至到至近至切

者、而從事於妖妄荒唐、不可得方物者、譬
如百犬吠於聲、聞虛聲而不見實形、今大
明實形之可見者、不過就其所日用常行
而指名之、其勢甚易行也、其言之造設與
自然寂滅之與生生、幽陰怪詭、遠人之說、
與昭明較著、切身之實、五倫五教者、與五
典五惇者、媚天以徼其幸者、與敬天以盡
我義者、無一不相背馳、今誠能反其道、所

豈好辯
以化民成俗者皆出於彼之所不能大明
禮樂秩祭祀惇人倫因天造之自然而奮
鬼神之功用大道既明則曲徑旁行者不
禁自息夫天下之事莫不可爲可爲而終
於不爲者爲之非其人也語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我傷斯道之喪至於其爲之則
我亦將待其人而已何有之起拜曰累年
積疑先生辯之詳請從茲專從事正學不

敢有變焉主人笑曰託之空言何補於事
也然予懼世人之惑不得不爲子一言之
矣予豈好辯哉

豈好辯終

於无悶書堂之窻下

之於開對其於盡魚窻穴或吟或歌
字之立亦未及辭也余一日出遊野
世戲亦足以見其志其志野其各
言雖不計於當世而其眷眷於入心
聖士憂天下者與吾國者其蓋其
百豈敢辨不味何人所著意者即哉

常陸正志齋會澤先生著述目錄

思問編

孝經考

一卷

中庸釋義

一卷

刪詩義

一卷

典謨述義并附錄五卷

讀論日札

四卷

讀書日札

三卷

讀易日札

未成

讀周官

三卷

正志齋雜錄 一卷

閑聖編

新論 二卷

迪彝篇 一卷

艸偃和言 一卷

學制略說 一卷

退食間話 一卷

洙泗教學解 一卷

及門遺範 一卷

下學邇言 七卷

責難解 一卷

秦否炳鑒 四卷

江湖負暄 三卷

讀直昆靈

讀葛花附讀級戶風讀萬我能比禮 一卷

閑聖漫錄初編 一卷

息邪編

豈好辯 一卷

千鳴異聞 一卷

兩眼考 二卷

三眼餘考

一卷

息邪漫錄初編

二卷

三編之餘

正志齋文稿

正志齋詩艸

會澤先生所著書目如右而其如

三眼餘考等諸書有深藏筐裏不

示人者其餘可公布者他日將就

請上梓今豫揭其目以諭四方君

子 玉巖堂主人謹識

